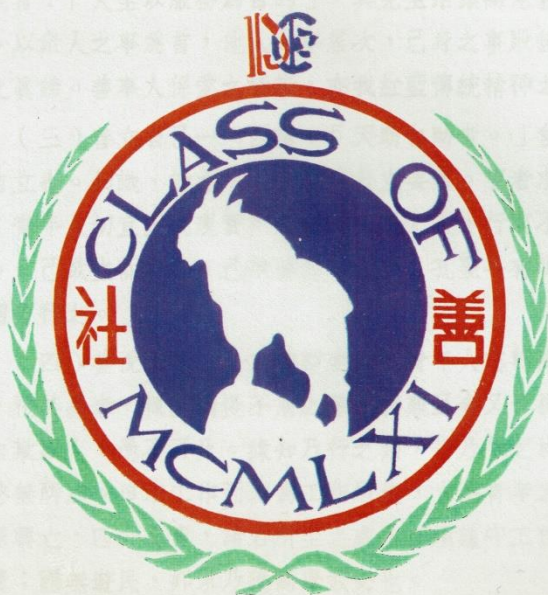


善社卅年重聚



紀念刊

風催歲月，升了元老已經五年，日前停車在唐人街，一位中國人前來叫我做阿叔，幸而他尚不至叫我做阿伯。不論是中年或老年，離校又是卅年，如這是值得慶祝者，善社同學當然不會放過機會。過去一年的 POT LUCK 聚會中，屢有談及卅年慶典，難題是找尋合適地點，所以都是紙上談兵。年初在伍子英家，許行提議在 NAPA 有一好去處 SILVERADO CLUB。NAPA 在三藩市北約一小時車程，是加州的葡萄園，出產世界知名美酒，亦是旅遊勝地。同學們當然沒有異議。可是一查價錢下，飲盡 NAPA 美酒亦難以壓驚。人急生智，袁慶祥夫婦知道 SANTA CRUZ 南一小鎮名 APTO 有一好 MOTEL 名 RIO SANDS，能容納我們二、三十人。多謝袁氏夫婦以身試法，在 MOTHER'S DAY 親在該地，住過食過認為滿意後再通告同學。於是萬事俱備。慶典定於六月廿八日星期五晚開始。

時惟六月，尚屬初暑。加州經過五年大旱，在這六月天時，氣溫竟然大降並下着毛毛細雨。善社同學冒着陰暗的天空，衝破千重的薄霧，跨越十七號公路，來到海邊 SANTA CRUZ。袁慶祥最早到達，租訂酒店的 BANQUET ROOM 作為懷舊會之用。早在下午已掛起善社大旗，移開地氈，準備舞池及音樂迎接各舞林高手。

六時許，大部份同學都到步，到會者共十三家，集在酒店禮堂，高興喧嚷，旁若無人。一小瓶的 XO 不必轉眼已經乾杯。余定一不停的錄影開會過程，一看就知是新買的錄影機。又多謝蔡德成帶來多項雜食。在談話及食物之間，人人都是口不停。

高談闊論，聲浪直沖牛斗，此時，門外突衝入一老伯，一言不發，招手叫小弟外出，在莫名其妙之際，小弟心想，同學並非白狗，小弟並非黑狗，亦保證無人偷食，抱着犧牲小我的心情出外與之週旋。原來此老伯亦是旅客，他後園果樹大收，大批生果無處發落，見我們人多勢眾，硬要送上幾大盤 APRICOT 及 PLUM，在相持之際王耀祥剛好到步，以為有難，上前解圍。老伯不由分說，將第三盤生果交在王耀祥手中，於是非干戈而是玉帛。莫非此老伯知道馬關頭喜歡生果乎？

王耀祥與許行最後到會。不久，PIZZA 亦已送到，六個大 PIZZA，好比聖經所說的五餅二魚，食極都不完。

餐後第一個節目是 SKIT 排演而非表演，此乃袁慶祥傑作，為東岸重聚會娛賓之用，特別借現在排排劇中很多暗語如「搵錢」街等，是影射一知名同學，可惜在坐多在夢中，未能領會其中奧妙。最大問題是此批臨臨在上台時才讀劇本，飯菜新鮮熱辣還好，演劇即炒即賣，用大鑊亦難以成事。可幸老伯送來的生果可口，同學不甘浪費，沒有擲上台上。

高潮再起，靜觀搬出一大西餅，是為六月結婚同學慶祝週年紀念。話盒一開，六月新娘竟有四個之多，而多年前的今日又正正是甄旭輝小登科之期。李樂基不甘後人，宣佈六、七、八月都是他的 ANNIVERSARY。此公並非多妻，只是結婚擺酒連續三月，事隔多年，痛苦猶新。

飲飽食醉，舞池地板閃閃靚，收音機音樂嚶嚶嘈，余光源等自是腳癢難當，威記卻懶在一旁，冷落了嬌妻惠翠，慶祥不忍，邀之共舞。雖然規行矩步，威記亦大受刺激，立即由不活潑變成活潑，下場逐走袁記，與愛妻共舞一曲，證明在適當刺激下銅加稀硫酸可以有氫放出。

李樂基有樣學樣，單寶珠甫出大堂，立即請惠翠共舞。一曲未罷，寶珠施然而回，不怒而威，姑爺立刻棄人投降。

星移斗轉，大堂租用到十一時半為止，漫談五個多鐘頭，仍是滔滔不絕。在散會前共商明天大計，原訂是海灘大會及野餐，但要黎明早起到海邊佔地盤並要自備三文治各項，同學都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則，決定改變計劃，上午旅遊，午餐在餐館。

次日清晨，陽光遍地，風和日麗，同學熱情將愁雲慘霧一掃而空。袁慶祥一早在海邊垂釣，所得者霧水晨星。在酒店早餐後，余定一因事早退，餘者舉眾沿海邊散步。一行廿多人，年近半百，全都韶光養晦，只吸收日月精華，不作非份之舉，所以蔡德成帶來的排球無人問津。反而伍子英兩個小孩是眾人注意力及興趣所在。在童稚影嚮下，李樂基與伍子英放起風箏，算是最劇烈的活動。一行漫步至海邊一石屎船，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遺跡。在船上流連後，拍照留念。忽聞有人大呼曰：「大魚上釣」。眾人連袁慶祥在內似乎一世未見過大魚，不顧作狀，爭前圍觀，不外尺多長的魚一條，各人都謂：「上釣」未已。

回到酒店，共商旅遊計劃。袁慶祥幾經辛苦才聚同五個司機，研究地圖，訂下目的地。首站是一個遊艇碼頭。於是十家人分成五部車出發，人算不如天算，在整個旅程中，任何時間都至少有一個迷途羔羊。五車同聚一齊，只在酒店停車場剛開始的時後而已。

袁慶祥帶頭，威記押尾，甫離酒店，威記已墮後不知所踪。接着袁氏行錯出口，誤到海邊一小鎮名 CAPITOLA。袁氏本意，將錯就錯，預備繞城一週而離。可是從行的許行以為目的地已達，見該地車水馬龍，頭頭圍有一停車位，立即搶前泊車，正是聰明自有聰明誤。於是隨後的余光源及伍子英團團轉，菊花團，千辛萬苦來泊位。十多分鐘後，三車六伙人在海邊相會，袁慶祥已不知去向，各人尚不知小錯已成，在 CAPITOLA 行街食雪糕，得其所哉。及後一查地圖，才知誤中副車，於是再依圖而行，三車向原定地進發。

話分兩頭，袁慶祥如做間諜就十分醒目。在 CAPITOLA 一個神龍擺尾便擺脫全道追跡者，單獨一車駛到遊艇碼頭。威記早在恭後，原來威記因為墮後，所以免被帶入歧途，是全隊唯一照計劃而不迷路者。於是兩班同學分地兩處遊覽。及至袁，威駕車再離碼頭時 CAPITOLA 同學亦剛轉到，可惜許行又在途中不知如何失基。四車欣然重逢，一同駛向 SANTA CRUZ 的 MUNICIPAL PIER。

SANTA CRUZ 的公眾碼頭，風涼水冷，遙望海岸及 BROADWALK 遊樂場，景色怡人。時已午後一時許，在碼頭上看到 PARA SALING。同學亦開始腹如雷鳴，於是打道回城。有了前車之鑑，聲明潮州音樂，迷路者請自行攝食。但食字當頭，各同學無一走失，連失落的許行亦神奇地出現，其他沒有遊車河的同学亦準時出席。各同學分而復合，在三文治上慶團圓。

星期六下午，自由活動。袁慶祥在酒店試新買的泳褲，陳德鴻到海灘享受大自然，高子敏參觀水族館，各適其適。五時許，何錫德一家專車來參加聚餐，在酒店小會後，同去商場的 PANDA INN 中國餐館。

晚餐訂在八時，小小的一個餐館，要特殊準備才能容納我們卅人。一張 L 型的長桌佔了餐館三份一地方。食物倒不錯，包括有片皮鴨，但聲言「BUNS NOT INCLUDED」。鴨片鴨肉去了大半後，伙記送上薄餅。BUNS 與薄餅是兩回事也。

雖然沒有酒精，亦興高采烈。茶過三巡，潘靜觀不知是熱情難禁還是借茶行兇，突然抱着袁慶祥大喝一咳。眾人嘩然之際，李樂基拿出相機，要拍照留念。雖然白白益了袁慶祥，亦要她再來一個。在支吾之際，靜觀乘人不備，再來一快吻。你快他亦快，姑爺早有預備，銀光一閃，媚態盡入鏡頭。

食物有多無少。剩餘飯菜達五六盒之多，奇怪是無人願意拿走，於是要抽獎處置。袁潘預備三十條紙簽，轉轉一週後，竟有四簽遺留，其中三張是中獎的。何以同學們會視中獎如中計，如這是政治選舉，非要 F B I 調查不可。

仕飽馬騰，同學希望能再租用酒店大堂以便繼續胡天胡帝。可惜酒店人手不足，不能如願，仍擠於袁慶祥房內談天說地，上至世界大事，下至個人戀愛史，包括李樂基齊人之夢，三妻四妾，無所不談。最後節目埋單找數，並得王耀祥負責拿去沖晒全部照片，每家一份，多謝。

星期日散會，在早餐桌上訂下後會之期，十月將在陳德鴻家 POT LUCK。各人再從靜觀處領取「紀念品」，是包括各項剩餘物資如 PIZZA，飯菜，汽水及零食等。一聲珍重，各自開車。

慶祥，子英，威記與我四家人別前再在海邊一行，慶祥又在石船上垂釣，居然給他釣到別人失落在海上的魚絲及鉛盤，不至空手而回。

這次卅年聚會，到會者都認為值回票價。雖然沒有十年前 ASILOMA 的大規模，亦一樣開心愉快，很多謝慶祥，靜觀兩位，租酒店，訂飯館並安排節目，置備各項雜物，勞苦功高。我借筆桿子之權代表各人向他倆鄭重致謝。希望將來再接再勵。

AY AREA (2)

EAT EAT EAT





SIT SIT SIT



BAY AREA (3)

BAY AREA (4)



HAPPY ANNIVERSARY GUYS!





BAY AREA (5)

FISH NUTS!







**RESTAURANT
MOTEL
COCKTAIL LOUNGE
DISCOTHEQUE**
P.O. BOX 660
PLATTEKILL, N. Y.
12568-0660

GARDEN CATHAY is the Ideal Vacation Resort.

Open the year 'round, winter sports include ice skating, tobogganing, snowmobiling, and skiing at nearby slopes. For sports enthusiasts in milder seasons there are facilities on the premises for tennis, volleyball, basketball, ping pong. Golf Driving Ranges and Riding Academies are nearby.

Guests who enjoy exploring the neighboring countryside have many interesting sights within easy driving distance: 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 the Roosevelt Mansion at Hyde Park, Washington's Headquarters at Newburgh, Huguenot Homes at New Paltz, famous wineries at Highland, Milton, and Washingtonville, etc.

THIS IS THE PLACE!

善社卅年重聚會

威記

善社卅年重聚一事是袁慶祥，及潘靜觀去年七月在紐約時和一班紐約同學開始籌劃的。美東一來同學較多，二來美東地方設備良好，三來紐約同學自廿週年在加省重聚後，歷年暑期都有聚會。所以選擇了在紐約舉行。過去每年參加善社同學重聚的只有美東和美中的同學，近三年來袁慶祥夫婦也遠路從三藩市飛往紐約去參加。李威漢一家也參與過兩次。這卅年重聚會的事務全憑毛紀寬，謝景亨，朱崇禧，陳維松，陳永安及他們的賢內助執行。重聚地點是華苑。這是經過紐約同學多次的選擇而決定的。華苑位於紐約之北，離紐約市約兩小時。環境甚為優美。有湖泛舟和垂釣。有排球，網球，籃球。戶內有大餐廳。酒吧。桌球。更有足夠地方作雀戰及開皮。

在華苑重聚前一晚，紐約同學在帝王訪設大公宴歡迎外來的同學，席設八圍。在開席前各同學互相問候。談話之聲音甚大。難為了其他的與善社無關的嘉賓。菜餚之質素可與香港比美。連善社第二代都買不進口。

籌備時較麻煩的是安排接送遠地來的同學。毛紀寬負責接陳志成一家六口，謝景亨接羅省來的同學。但重聚會同學錯過了班機，謝景亨和朱嫂吃大公宴吃了一半便趕著再去機場接他們。陳玉安星期一晚上接李威漢一家，星期三(8/7)下午約同陳維超去接陳偉仲一家。晚上和偉仲雀戰翌日清晨。睡數小時。又一早去接胡安琪和梁榮成一家。中午陳維松，袁慶祥和謝景亨來玉安家集合後便一齊出發去華苑。

我們抵達時，羅省同學們鼓掌歡迎，原來早一晚他們已被謝景亨送來了華苑。跟著陸續有同學來報到。參加重聚的同學計有：

- 美東 朱崇禧(高佬)，謝景亨(細胞)，毛紀寬(亞毛或毛副主席)，陳玉安(湯豬)，陳維松(亞鐸)，陳維超(鹹王)，馮天錫(傻佬)，彭一山，陳潤國(肥潤)，董依華，陳筠雲
- 美中 蔡宗磐(阿D)，唐冬明，管家柁(臭屎單)，梁榮成，蘇宗恭，李傑華，林鎮藩，周兆禧(JP)
- 美西 朱念之，羅子華，林雅淑(肥妹)，胡安琪，李嘉泉(蛇仔)，余定一，李威漢(威記)，許惠翠(工廠妹)，袁慶祥(大劑或大隻講)，潘靜觀(CINDY)。
- 加拿大 陳慶棟(亞棟)，殷建明(臭蛋)
- 香港 陳志成(肥陳)，陳偉仲(臭蟲)
- 澳洲 黃明中

大部份同學都是合家而來的。所以人數有一百廿人之多。廿年重聚時，各同學都是拖著小孩子來。當時伍子英尚在拍拖，相聚時的談話中心是怎樣去籌備廿五週年回港加冕的事宜。余光源甚至提議「煲燴」回港。瞬間廿五週年重聚已過去了，那時談話重心是在重溫中學時代的舊夢，回想過去在中學時的天真生活。現在不覺又到卅年重聚了。各同學已年近百百，真是難以想像到這麼快便踏入中年。一班孩子要不是已入中學或大學，便已入社會工作。陳時中和朱佩嫦(支票嫦)已做了家公家婆，看他們何時作亞爺和亞爺呢。當然亦有例外：黃今是有兩個幼小女兒，去年剛添一子，而今尚未滿一歲。伍子英在廿年重聚後結婚，現有一子及一女，女甚為趣緻。張章榮也是兩年前才有小孩。仍有在小學以下的同學計有肥潤(太太董依華)的兩女兒，傻佬的三位兒子，臭屎單的一子及一女，唐冬明的一子，肥陳的C女。

卅年重聚的節目繁多。第一天晚上，肥陳社長開場白時首先多謝紐約同學在百忙中籌辦這重聚會。開場白後，KARAOKE節目開始。KARAOKE的設備是阿毛去租來的，雷射碟是傻佬向友人借的，據聞借碟的C女有女陪唱每支歌廿元。借來的雷射碟甚精，有中有西，有國語歌及廣東歌。繼後有音樂作舞蹈，可惜舞臺不多。究竟這種新玩意美國比香港落後。漸漸的同學便一部份散開了去作雀戰和牌戰。

第二天下雨，各同學被困在室內閒談，最有趣是有一組同學在討論中學時那個女同學最靚時，有人選牡丹，有人選玫瑰，有人說兩花都靚，大劑說兩花都不選，肥妹跟著問大劑是否「陸」葉最靚。眾人抱腹大笑。大劑作苦笑狀。雖然傾盆大雨，高佬帶領一些同學們去參觀西點軍校。晚上是懷舊及表演。三藩市同學表演一趣劇。幻想五十週年在香港重聚見面時的情境。劇情請看刊內登載的劇本。威記發茂論說中國要民主一定先要提倡賭。因為賭時是輪著做莊，權力不集在一人身上。而且法例清楚，願賭服輸。跟著表演節目有：肥潤的二女小提琴獨奏，肥陳，周兆禧，蛇仔，和蘇宗恭的女公子們表演鋼琴。表演後各同學一蜂窩擁著去民運一番。

第三天天晴。早飯後拍團體照，眾人發覺不見了黃明中。原來他還未起床。跟著是老少排球賽。第一場老柴勝，第二場後生仔勝，全部原班人馬，只是換了大劑打第二場。有數老柴去了投籃球。初時連球圈也碰不到，在練習後便間中有球入籃。午飯是BBQ，有燒雞，香腸和HAMBURGER。有人問燒雞如何，肥陳答曰：雞早已「香」了。午飯後肥陳提議去打籃球。八條老柴對三個後生仔（高佬仔JASON，大劑仔TERRY，臭蟲仔ANTHONY）五對三，三人作後備。每五分鐘不夠氣時便換人，結果還是輸了給三個後生仔。同時，大劑和蘇宗恭帶領一班第二代去比賽釣魚。現金獎品由大劑捐贈。晚飯後頒釣魚比賽的獎品。冠軍是肥陳的女CORA和臭蟲的女CHRISTINE平分春色，亞軍是鐸仔，季軍是唐冬明仔HANSEN，第四名是LENNY（朱念之朋友之子），第五名是傻佬的細仔BILLY。跟著是盡訴心中情。大劑談他在HART（NOT VARD NOT COR）NELL的經歷。晚上去練唱聖詩後乘單車回家時，被警察捉。余定一記得第一次去洗衣服，因洗衣機壞（BUBBLES KEEP COMING OUT THE MACHINE）而叫警察。姑爺盧國常提到大劑怕黑。梁燊成說他很抱歉多年沒有來參加。因為沒想到有重聚的必要。現在參加了，他可想到當年高佬怎樣在背後說他。今年來後他女兒已問他明年會不會再來。李傑華出來澄清謠傳他在黃大仙做乞兒一事。其實他生活甚為「蘇乎」，在崇基畢業後，做了助教一年。因而認識了一美國大學教授。結果被他推薦來美念博士，以後便留在同一大學工作。更因機會替學校設立一電子顯微鏡實驗室，而任為該室主任至今。李傑華甚至太太也是在美時因機緣而認識的。謠言的來源是因在廿五週年加冕時，傳說有些同學覺得際遇不如理想，而不想和同學相聚。因此，有人提出是否同學們可以互相之間盡點力。不知怎樣，李傑華出現黃大仙的謠言便產生了。累到肥陳和陳偉仲去黃大仙等李傑華出現，並去黃大仙警署詢問。殷建明報導了一點加拿大培正同學的消息，並提到前培正校長何澤乾在籌劃在多倫多辦學校一事。其後黃明中報導澳洲同學近訊，並多謝紐約同學籌備重聚的功勞。他講到有感於懷，最為動人。

第四天早飯後便各自分離了。亞鐸一早送梁燊成一家去機場，彭一山陪蛇仔去遊紐約市並當天送他們去機場。高佬送羅省同學機。亞毛夫婦送肥陳一家去機場。細胞送臭蟲一家去湯豬家。湯豬則送威記一家回家後，便飛往德州準備翌日上班。臭蟲和威記在星期一才乘機離開紐約。威記代訂計程車二時來接往機場，臭蟲飛四點半而覺早了一點。那知威記飛六點。可見威記之緊張程度。二時半抵達KENNEDY機場，碰到余定一合家。君子之見略同也。

多次重聚都是沒有想到將來。黃明中這次第一次見回卅年前的同學而有感到，各同學分散天涯，不知以後何時能再會面。善社同學在中學時並不是很特出的社。各班的同學各成一小組作朋友，不同班的同學很多時只記得名字，有時樣子是怎樣的已有點模糊。但很奇怪，數十年不見面，見面後便好像只是分別了數天一樣。以三藩市的同學而言，三藩市區的同學為數不少，但基本來相聚的會員僅限於十家同學。其他同學如梁燊成以前一樣，覺得各人生活圈子，興趣都已不同。再見面也無謂。可是凡參與過聚會的，再回來參加的成數很高。因為不像其他的友誼，這班中學時的相識的友情是沒有條件的。任何同學來臨，相見時都是給大家一番歡悅。更難得的是我們下一代之間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誼。生活在美國社會，代溝總是難免。孩子長大後要他們參加父母的社交活動本是難事。但只要提到在紐約重聚，及那同學的孩子也去時，他們也會期望着一愉快的聚會。同學之間的友情給第二代作了一個好榜樣。很多時同學間傳出來那部份同學好玩麻雀或撲克。其實在聚會時重心都是在使到第二代有一愉快假期。日間總是安排好節目給孩子們。晚上有興趣者才來一牌局。所以亦不盡是賭鬼。

雖然各同學的心態在三十年後好像還是很年青，但到底身體的零件開始走下坡了。廿五週年重聚時大部份同學眼已有點老花，原來是近視的，看書報要除下眼鏡才可看清楚些。卅年重聚時間中聽到同學在數說背酸，腰痛，血壓高，血壓低，牙齒不行等等。著藍布長衫的同學預測，等到卅五年再重聚時，即是尚雄心勃勃的同學也難免想不到退休將來臨了。

紐約照片說明

廿年重聚會團體照

信望愛光四班分別合照

(上)黃明中, 林鎮藩, 陳志成

(中)SANDY蘇宗恭太太, 胡安琪

(下)陳筠雲, 林雅淑, 潘靜觀

(上)胡安琪, 許惠翠, 朱念之, 林雅淑, 潘靜觀, 陳筠雲, 董依華

(中)慶祥, 陳志成, 林雅淑, 馮天錫, 毛紀寬, 潘靜觀

(下)善社下一代(袁慶祥, 陳志成, 林雅淑, 馮天錫, 毛紀寬 五家的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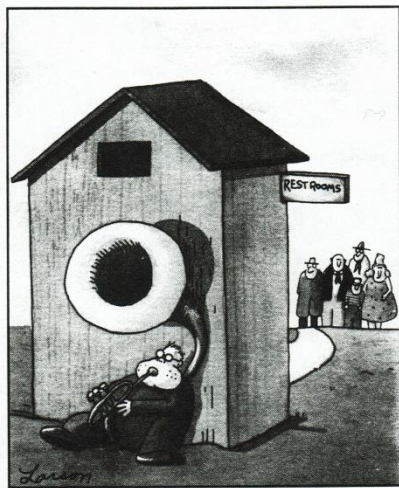
唐冬明, 陳志成合家在酒吧裡的GOSSIP CORNER

WOLLEY BALL, SWIMMING, BOATING AND FISHING

TALENT SHOW(李嘉泉, 陳志成, 陳潤國, 周兆禧, 蘇宗恭五家的千金們)

YOUNG PEOPLE

老少咸宜的戶內活動



N Y PHOTO (2)





N Y PHOTO (3)





Y PHOTO (4)

N Y PHOTO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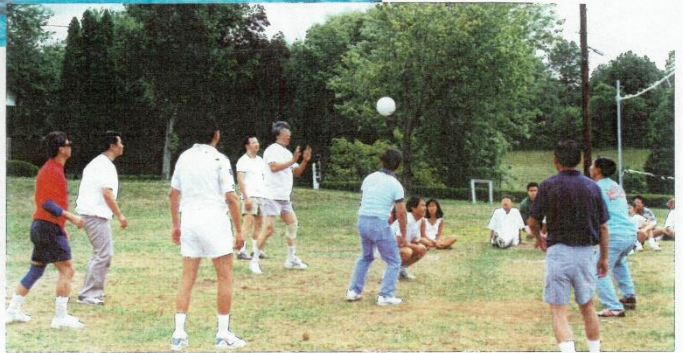
N Y PHOTO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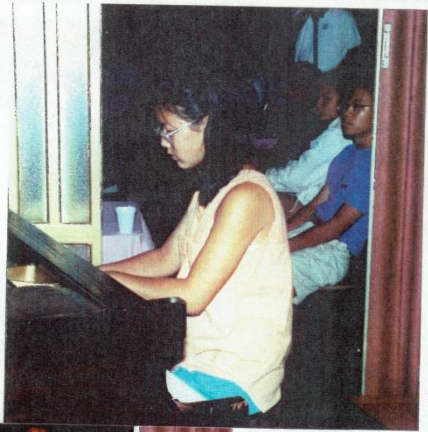




N Y PHOTO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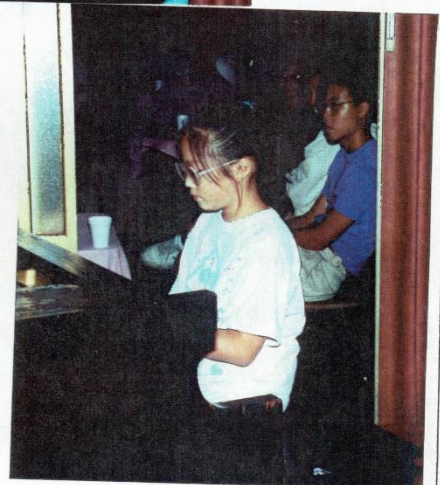
OUTDOOR ACTIV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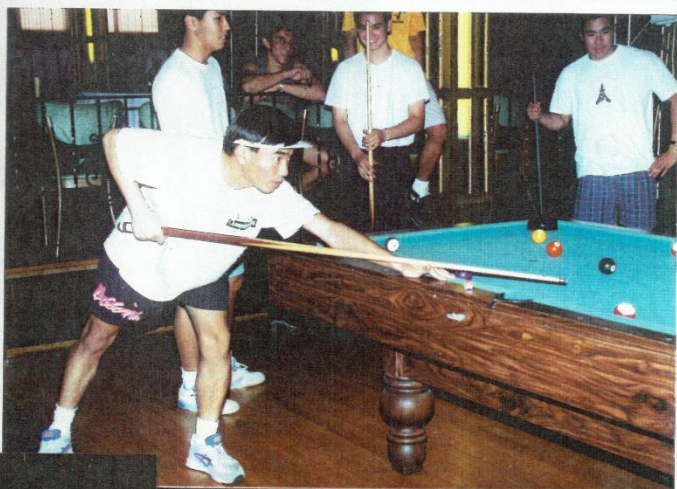
N Y PHOTO (7)

TALENTS!



N Y PHOTO (8)

-24-



YOUTH IN ACTION



N Y PHOTO (9)



-25-

EVERYONE'S
IN ACTION!



參加九一年羅省重聚記

袁慶祥

張和勝在紐約重聚會見到羅子華的時候，提起了我們將於九月中以後送小兒袁匡去聖地牙哥開課。他也能在那時間內召集羅省區的老同學開一次重聚會。紐約回來後，他便打電話來確定了在九月廿八日下午在他家裏開羅省區善社同學離校卅年重聚會，並告說已打電話給各同學和寄地圖給來參加的同學。相信為了這次的聚會，羅子華做了不少聯絡和安排的工作。當然，若果他是典型善社的「大丈夫」的話，那麼，嫂夫人陳晶的功勞應該更大。

當日下午三時許，由盧國常姑爺駛車，先去接了他的岳父大人林藻勇老師後，我們一行五人便由聖地牙哥北上羅省區的HUNTINGTON BEACH市。剛上公路不久，只見前頭全部停曬車，原來是BORDER CONTROL今日特別關照，每架車都要停下來給我們行注目禮。據肥妹說前一天有啲AMIGO偷渡過美國境時被發現後竟逃走攞出人命云。沿公路行行停停，中途由於多次TRAFFIC迫了，停下來時便當BORDER CHECKING一樣來睇風景，覺得羅省與聖地牙哥之間這一年來建築物多了很多。沿途和林老師談笑風生，十分愉快。

乘可夫盧司機在林潘兩位領航員指點下準五時到達目的地。見到鐵欄外分兩綫：RESIDENTS和SECURITY GUARD。突然覺得好似過CUSTOM一樣，想搵U.S. CITIZENS那條綫，或許是搭得飛機多的緣故吧。SECURITY GUARD問我們從那裏來的，還未及答覆，他已代答了CHINA，當時心中就有一種不知好騷或好驚的感覺。當道明我們是來探訪EDWARD LOH後，他便讓我們通過，並與我們合十行禮，真是一個無敵的司機。

原來我們是最早到步的。羅子華來開門後，我行在最後面入屋，見各人皆脫鞋時，稍有猶疑，卻醒起卅年前與盧國常第二仔阿斑出海釣魚，回來後曾沖涼換衫，才放心照做。子華家我兩年前曾來過了。那時也是他召集羅省區同學在他家開午餐聚會。今次卅年羅省同學重聚會的晚餐是羅子華安排的中式DINNER BUFFET。好食夾大件，加上其他茶水點心，真是仲好招呼過一流大酒店。我等除了感謝羅子華之外，心裏想：他開此風氣之後，好難甩得身矣。羅子華的大女兒已大學畢業，現在U. OF MICHIGAN讀醫學。第二女兒在哈佛讀大學四年級，第三女兒現讀第九班。

最早到步者是阮卓林夫婦和三位千金，今次他們原是計劃去紐約重聚會的，也是西岸最早報名的一隊。可惜因公不能前往。我兩年前也曾在羅子華家中見過他們，今次重聚，三位千金都高了靚了。老子又光多了一點。阮卓林是我小五入培正時認識的。嘩！不覺已卅八年了，仍記得他當時是班長，成績優異，人又乖仔。

王壽輝夫婦與岳母大人一齊來。原來嫂夫人DORA家和羅子華家是世交。聞他們最近曾回廈門探親。王壽輝與嫂夫人帶來一大束半粉紅半白的玫瑰花來，枝枝PERFECT。我初時以為是假花，一想之下知道不會。因RITA是花店老板也。何孔賢親自示範插花藝術，果然RITA沒有枉費心機教他花藝也。他們本也計劃去紐約的。因怕太遲報名有位而取消計劃。我與何孔賢在大學時做過四年ROOM-MATE，兩年在DALLAS，兩年在BERKELEY。當時他烹飪有一手技術，很久沒有再一嚐他的烹飪功夫了。說起來又是SMALL WORLD。因為兩天後靜觀和我在回程時探訪靜觀在USC時的ROOM-MATE。在她的結婚廿六週年相簿裏看到王壽輝夫婦也是席上賓。噢！原來他們也是好朋友，並曾同住亞拉斯加遊船河也。

陳承正住在羅子華附近，他們夫婦帶了第九班的兒子來參加。余定一剛因公事來羅省，順道來映相回去完成一套善社卅年重聚的錄影帶。計劃送贈每區善社同學一份副本，給當區同學自行複印。先多謝余大製片，因為此份工作甚頭痛也。唔信可問吓余光源。

朱炳超也有多年未見面了，他大女兒已大學畢業，現繼續在UCLA讀OPTOMETRY。小兒子也是在SANDIEGO 讀大學一年級。

到會同學中最耐未見過面的是周錫斌，他和嫂夫人帶同女兒和仔仔來。有許多同學可能唔會記得個樣了，但肯定記得佢個名(用英文讀法)，十多年前曾在朱嫻婦家見過他。再早些可能是余定一結婚在灣區擺酒，他與未婚妻(余定一表妹)來參加吧。62年暑假我在三藩市唐人街國華的廚房做打雜。他在苑做BUS BOY。我們與另一留學生在HYDE ST同租一間房住。月租27元，每人9元。房中一張大床，一張人床。我做日班，他做夜班，我兩共用一床，卻是一半時候同床而矣。現在想回真是眼濕濕也。而今我的兒女，真是太幸運了，希望他們能好好珍惜一切，愛護我們這國家和不忘記我們仍在苦難之中的民

各同學到後不覺便分成幾組來閒談，朱炳超，阮卓林，林老師，何孔賢和我在飯廳一角成一小桌。飯廳另一邊有王靈輝，周錫斌，羅子華和余定一。太太圍在廚房。各自談天說地。一個下午的相聚實太短了。後來大家見時間差不多了，便趕着拍團體相。羅子華早有準備，在紐約回來時，將善社「大報」帶了回來，作拍團體相時用。跟着是砌餅儀式。由林老師主持。多謝陳承正兄嫂報效善社離校卅紀念蛋糕一個。食完蛋糕，各人分別與羅子華夫婦道謝，趕上歸途。近者一小時車程，遠者如阮卓林要小時才能回到家，他們一家一早來羅省SHOPPING，回到家應差不多是東方魚肚白矣。準備出海釣魚差多時候也。我好在有盧國常駛車回他家。正如咸漢所言，我們年紀有番咁上吓了。經過昨日一早出海釣整天魚，今早又去SHOPPING FISHING TACKLES，重聚時又BS一大輪，一上車便想去搵周小姐傾偈矣。回雅淑家已零晨一時多了。爬上樓，牙都唔刷，一上床，已經不醒人事了。

羅省照片說明

- (1) SEPT 28, 91 卅年重聚會團體照(攝於羅子華家中)
- (2) (上) 女仕集會--王靈輝外母，王靈輝太太，羅子華太太，
阮卓林三位千金，阮卓林太太，陳承正太太，林雅淑
(下) 林老師主持切餅禮。旁立：朱炳超，何孔賢，袁慶祥
- (3) (上) BUFFET TABLE; 照中人：何孔賢太太，羅子華太太，林雅淑，
阮卓林太太，何孔賢，袁慶祥
(下) 茶几會議；照中同學：袁慶祥，羅子華，何孔賢，王靈輝，
陳承正，周錫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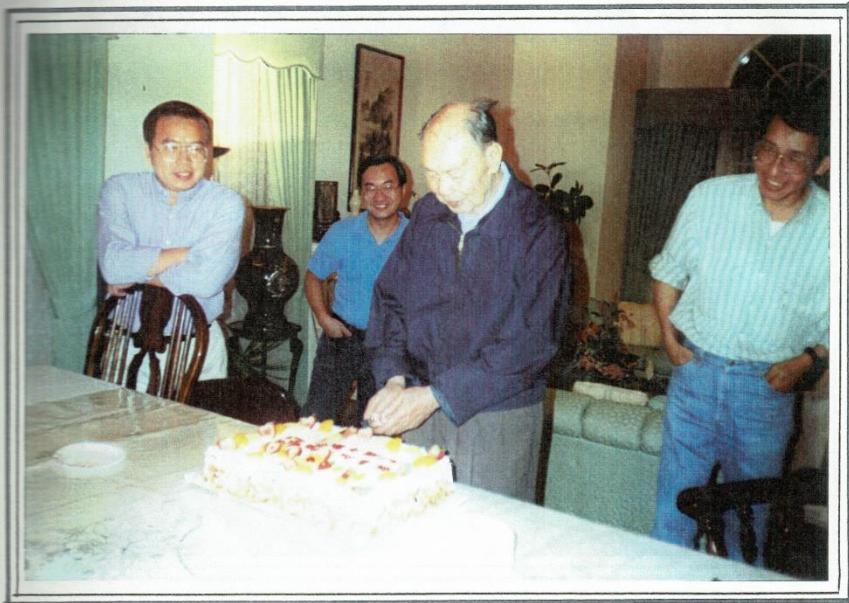
September 28, 1991 Edward Loh's Home, Huntington Beach, California

A PHOTO (1)

- | | | | | | | | | | | | |
|-----|-------|----------------|-----|---------------|----------------|-----|-------|-----|-----|-----|----------------|
| 阮卓林 | 陳承正太太 | 何孔賢太太
(許慧心) | 何孔賢 | 周錫斌太太
(陳晶) | 周錫斌太太 | 林雅淑 | 林藻勇老師 | 袁慶祥 | 余定一 | 王靈輝 | 王靈輝太太
(劉秀嫻) |
| 陳承正 | 潘靜觀 | 周錫斌 | 羅子華 | 朱炳超 | 余定一太太
(邵玉舒) | | | | | | |



L A PHOTO (2)





L A PHOTO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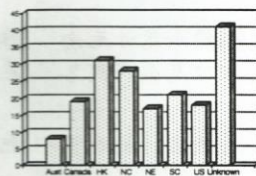
紐約重聚偶拾

臭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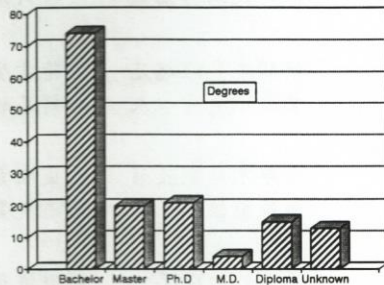
銀禧加冕升元老 肥陳臭蟲得訊息	轉眼又過五年頭 在港猛咁落喺頭	離校卅載重聚會 本來應約有幾位	紐約同窗密籌謀 臨陣甩底無晒修
最後成行祇剩番 班齊人馬再南飛	肥陳臭蟲兩福頭 一行六眾大堆頭	臭蟲為探小女兒 甫出機場便見到	順道多倫多一遊 玉安威記齊恭候
惟獨不見維超兄 皇天不負有心人	左猜右度搔晒頭 維超兄嫂終蒲頭	機場苦候句餘鐘 原來去錯TERMINAL	個個等到惹狗狗 機場四圍亂咁兜
多年不見先敘舊 順步前往帝王枋	然後驅車往碼頭 巧遇臭蛋在街頭	皆因紐約同窗輩 雖然闊別廿多載	早已設宴大酒樓 笑聲仍在心裡留
帝王枋內歡聲喧 胞兄為把同學接	成班培正馬騮頭 機場華苑走兩頭	高談闊論少年事 幸得社嫂齊協助	時光恍惚在倒流 事事安排不用愁
大家飲飽和食醉 臭蟲筠雲愛又恨	餘慶節目在後頭 太座睇見撐撐頭	玉安鐸燻早安排 慧劍終把情絲斷	通宵麻雀檯上鬥 猛咁食餸旅費籌
幾路大軍齊出發 無奈風雲突變色	誓師華苑再聚頭 天不造美雨淋頭	車隊浩蕩人馬壯 高佬傻佬充領隊	老老少少樂悠悠 西點軍校半日遊
雨過天晴日高照 昔日球場稱猛將	老柴約戰小鬼頭 如今無法不低頭	兩陣對圓先叫罵 江山代有人才出	鬥完排球鬥籃球 黃金歲月逝水流
阿丹率領小朋友 不知釣魚為何物	騎馬踱步在山頭 小女居然佔鰲頭	大劑舉辦釣魚賽 CORA喜將春色分	自設獎金引人吼 羨煞旁人口水流
天才表演爭獻技 自編自導還自演	後生小子有睇頭 美西同學扮老頭	肥陳大劑不示弱 假想九七回母校	KARA-O-KE演歌喉 雋言妙語說因由
威記發表新言論 輪流做莊守規矩	寄語國內眾頭頭 民主法治之源頭	真正民主與法治 一聲開皮又大戰	何妨賭博中尋求 威記言論有理由
當年一班小伙子 萬里他鄉重聚首	如今五十快出頭 殷勤招待銘心頭	為把錦繡前程闡 歷盡卅載情不變	離鄉別井似雲浮 人生得此復何求

	A	B	C	D	X	Total
Aust	1			1	6	8
Canada	5	3	7	2	2	19
HK	9	7	7	3	5	31
NC	6	9	7	2	4	29
NE	5	2	5	4	1	17
SC	3	5	3	10		21
US	2	5	6	5		18
Unknown	15	15	7	4		41
Total	46	46	42	31	18	183

Total Distribution



Bachelor	27	13	11	15	8	74
Master	3	3	6	7	1	20
Ph.D	3	1	12	5		21
M.D.	1		1	1	1	4
Diploma	3	10	2			15
Unknown	3	8	2			13



Eng.	6	3	12	14	5	40
Physics			4			4
Chemistry	3	2	5	5		15
Biology	5	1	2			8
Math.	1		1	2		4
Own Busin.	4	1	8	8	4	25

1962 社員人數分佈表

	信	望	愛	光	總計
美國	12	12	9	17	50
加拿大	1	2	3		7
台灣	5	1	2	3	11
英國	1	1	1		3
澳洲	5	2			7
日本	1				1
德國		1			1
離港人數	25	19	15	21	80
崇基	1	1	9	2	13
新亞	6	6	2	1	1
(以上學期為準) 葛師	1	3	1		5
(以上學期為準) 柏師	1	5	1	1	8
工專	2	1			3
浸會	4	1	4	3	12
港大			3		3
預科	1		4		5
珠海			1		1
其他	5	9	3	3	19
留港人數	21	26	27	10	84

食完飯要洗碗，慶典後當然要寫稿，為響應 30 年特刊，搜索枯腸，為了加上一二頁紙。

畢業 30 年，同學各散東西，各有成就，始終未有一個統計。小弟不自量力，利用現成資料，做出一些數字來。

信望愛光四班，分改名為 A, B, C, D，全根據畢業同學錄而定，畢業前離校的同學，不在同學錄上者全列入 CLASS X。

同學分佈，是根據卅年度慶典後所發的通訊錄，再以舊日的地址作補充。美國分為南、北加省 (S. CAL., N. CAL.)，東岸 (紐約至 FLORIDA) 及其他 (U.S., 包括中部，華盛頓州等)。同學學業，是根據銀禧特刊上同學小傳而成，沒有寫小傳或傳上沒有提及學業成就者全列入 UNKNOWN 上，所以這 UNKNOWN 一項應改名為 IN COMMUNICATION BUT NOT KNOWN AN ADMIT TO HAVE A DEGREE，並不包括完全失蹤及沒有聯絡者。所以全部數字只能代表最低限度的成就。真正數目並不止此數。

這一簡單的統計，是小弟在玩電腦之餘胡亂造出來，保證不盡不實不準確，只是草草了事，聊勝於無。數字有何意味，讀者自己負責，有任何意見或修正，隨時通知，一定知錯能改。

編者按：點解 DISTRIBUTIONS 中加埋多過 100% 者？噢，原來是總人數，不是 %。OKAY！咁又點解總共 183 人 (善社有咁多人咩？) 而所有 "學位" 一項人數加埋只得 147 人？又點解 "行業" 一項人數加埋只得 96 人？唔通漏了一項 "有學位兼有行業"？



2011 香港重聚(又名:善社離校五十年金禧重聚)

袁慶祥

配樂: 皇后大道東

背景資料:

善社同學自從在1991年在紐約開過離校卅年重聚會之後,繼而在澳洲墨而林開卅五週年重聚會,在多倫多開四十年重聚會,在非洲黃金海岸開四十五年重聚會。事關香港九七風雲時,善社同學倒瀉蠶蟹咁移晒民去世界各地搵食也。事隔九七後之十四年,香港情況點止安定繁榮咁簡單,而家仲旺過紐約多多添,全世界各地的善社同學正考慮搬返香港安享晚年矣。中國也在2001年轉為民主自由的政制,五年前仲將首都搬左來深圳添。

地點:「窩打老道」母校大門口

九七之後,所有香港街道名稱母語化左。窩打老道而家叫做「美蓮街」,以紀念以前個間「美蓮餐廳」。打橫個條「培正道」有改名。

時間:2001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左右

2001後,人大大會公布所有學府喜慶必需近住清明節舉行,以便海外歸僑順便回國拜山,所以雖然話左五十年不變,日子年年唔同也。

佈景:

校門「至善至正」橫額如昔,市區密雲,天陰無雨,有點「大回南」。母校行政人員,同學會首長等在大門口歡迎歸國華僑校友等回校參加同學日慶祝。所有佈景是由LOCKHEED飛彈公司設計,全部 INVISIBLE。

劇中人介紹:(姓名如有雷同,粹屬虛構,千祈唔好追究)

(一)威記:廿多年前在矽谷開公司造CD唱頭後,發左達,又在台灣省十年前再開公司,又再發,兩年後從政後公選成功,出任台灣省省長。今次回首都深圳開全國省長大會,順道回母校參加善社金禧。

(二)ANITA:由昔日的電子女工搖身一變成為省長夫人,以後請大家對她尊重點,尤其是以前追求過佢個班男同學們。因為現在佢隨時有便衣保鏢保護也。

(三)一哥:美國冷氣工程專家,五年前他設計了紐約市的「全市式冷氣」類,小小一架億匹馬力冷氣機COOL OFF了全市。連種族歧視事件都小左。可惜冷氣機裝正在「乜街」所以而家唐人街仲熱過地獄。他今次代表美國政府將「冷氣盒」科技送給中國,準備先在海南島避暑聖地安裝給國家元首享受云。順道經香港參加善社金禧,準備隨時放冷氣賀一賀這個好日子喎。

(四)扭文(NORMAN):文哥十年前牙醫業收山後,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及教育服務。現任「三藩市道德重整會」會長。今次回校參加同學日慶典乃非官方旅行,所以唔駛理會該會有關道德方面的一切會規云。

(五)大隻講(又名大劑):此君做工程師已經執笠左廿年,一事無成,游手好閒,只差沒有「副業」。成日講釣魚,唱歌,跳舞,冇佢修矣,尤其鍾意參加「個的」重聚會,飲番兩杯又會樂極忘形,口冇「遮欄」。請大家小心D。

(六)CINDY:又即大劑嫂,正如有位善社同學曾說過「唔知點解佢會嫁俾大劑」。或者,又如「肥仔」細個時曾經對BERNIE嫂話,她如鮮花插在牛糞上一樣吧。當時激到「高佬」死死下。今次跟住大劑回港乃怕佢行差踏錯也。真唔真?唔知啦!

(七)肥妹：相夫教子，待三個仔長大成人，便趁九七年後香港人才流失之際，回母校重執教鞭，努力十數年後的今天，已經是母校校長。實善社之光也。現在她正在校門歡迎回校的校友。

MC宣佈樂隊奏樂--「皇后大道東」....樂停，對話開始。

培正人做番校長

威記：ANITA，一哥，扭文，大劑，CINDY，同時到達母校大門。一見肥妹，齊齊上前握手，並互相問好。

「喂，肥妹，唔係--應該叫林校長。」

「喂，大劑..」

「威記，邊個係你的保鏢?..」

肥妹：喂，喂，喂，咁岩既，又咁人齊添，歡迎，歡迎。叫我做肥妹咪得咯，唔駛叫校長咁FORMAL既..

大劑：而家由培正校友當番校長，飲得杯落咯，感謝主，誠心所願，阿們..

威記：而家香港是最民主的地方，有話即管講，唔駛怕架..

大劑：我認為..

CINDY：講乜鬼即，而家返來懷著之馬..

大劑：(假怒狀)TIME OUT，我靜未講完，你唔好暫亂我好唔好..

ANITA：嘩，果然唔係「氣管炎」啦..

扭文：唔好咁勞氣，好似以前嚟我個道睇牙咁樣咪得啦..(哈哈笑狀)

一哥：即是叫你張大口唔好出聲也..(搖頭大笑)

美蓮懷舊

大劑：好啦，好啦，講懷舊得啦掛....你地重記唔記得係隔離美蓮食野?

ANITA：你講幾時呀?讀小學過陣?

大劑：我係講86年十二月回校加冕前一日，綵排完畢拉大隊來食嘢..

扭文：你真是失左憶啦，個陣時都唔係美蓮啦..

一哥：佢出左名夠專一碼，人哋變左名，佢心中仲當正係美蓮。明唔明呀..

大劑：我怕左你哋啦，講乜係假，喂，肥妹，人有三急，廁所係邊度，有冇搬左..

威記：仲駛問，我敏感鼻塞都聞到咯，個邊呢..

(大劑低姿勢離去，眾人搖頭大笑)

「茂叔」

一哥：不如搵佢教國文科，肥妹，冇實際夠晒姿勢矣..

威記：點解?

扭文：即是似「茂叔」啦，高子敏你明唔明?

肥妹：喂喂喂，細聲D啦，冇學生行過嚟呀..

「為食」威記

威記：我話你班友，七十歲人仲大唔透架..

肥妹：不如我帶你地去睇吓母校最新的建設啦..

威記：唔係話有茶點招待既咩，係邊度呀，唔去睇野好唔好?

ANITA：唉，咁老仲咁為食嘍!唔怕膽固純..

一哥：省長即係省長，唔好浪費國家資源啦..

肥妹：茶室係個邊，我地慢慢行過去啦..

CINDY：我等大劑，唔係佢又唔知去左邊嚟啦..

(眾人開始行)

斬燒鴨

大劑：喂，去邊嗰，唔等埋我嘅... 幾乎冇命番..

扭文：又有乜野新聞呀..

大劑：交完水費出嚟，撞正個「毛」手握大菜刀，仲以為今次大劑啦，原來佢正係廁所門口斬燒鴨，喂威記，等陣食多D燒鴨啦.. (眾人又搖頭大笑)

一哥：真係有佢修，阿威.. (眾人慢慢行)

同學會舊作風依然

ANITA：肥妹，你知唔知道今日有幾多善社既人番嚟..

肥妹：要問肥陳至知啦，不過聽聞原班「嬌春人馬」已經到齊矣。而家係四周圍參觀校園懷舊嗰..

大劑：咦，肥佬陳呢？佢話先一日番黎要同「同學會」班大佬搞掂埋D數口既..

肥妹：係啊，佢正話仲同阿蕭伯頂到拍檔添..

大劑：嘩，唔係又歷史重演？母校百年大慶個陣善社廣告事件個單野又再來過？

肥妹：唔係掛，好似係關乎善社今日加冕帽的費用掛，原本一千蚊一頂帽。而家又話要二千蚊嗰，原本落左一半訂金，而家又話有收過嗰，肥陳咪當堂頂住咯..

大劑：(搖頭大嘆一口氣) 唉，而家中國都頑石點頭，變成民主政制-同學會還是與廿年前一樣，真是五十年不變咯。

肥陳故事

一哥：唔好咁勞氣啦..喂，你地知唔知道肥陳移民美國之後係三藩市出晒名。仲威過吳仙標..

ANITA：我地去左台灣都聽到佢的威水野。連「都板街」都改左名做「耀輝街」(WAYNE CHAN STREET)

扭文：係啦，我今次做到「三藩市道德重整會」會長，都是得肥陳提名先至得嚟。真是唔話得咯..

威記：想唔到佢起初到步三藩市，晚晚係唐人街個間銀輝用佢香港帶黎的「雞突」開大檔，扔扔下就掂晒。銀輝連舖頭輸埋俾佢，銀輝改名美蓮，跟住新亞洲又變成佢既「ABC」，「皇后」而家是佢既「群英樓」。真是威咯..佢係唐人街的物業都是「扔色仔」得番黎埋，唔係話唔好野嗰。不過最過癮是阿偉仲哥，因為個「雞兜」是佢的DESIGN，又有埋PATENT，而家所有「雞突」的生意的收入，佢抽四成俾..仲好過做省長矣..

大劑：威記，唔好晒命啦，而家你在台灣咪夠用老鼠斑來饋貓啦..

肥妹：總之，大家等陣飲多杯啦..今日大家有機會見面相聚，先至係最幸福嘅..

大團完，影相

CINDY：喂，喂，喂，肥陳行過來啦。咦，偉仲哥，高佬，鐸叔..真是人齊啦... 咦，阿盧呢？叫佢同我地番番張相先。

大劑：善社規矩，由DAY ONE委任的職位，真是五十年不變，阿盧，來，來，來是叫你做善社姑爺咩，而家雖然是培正中學駱馬爺，都要做影相佬咯啦..

威記：我好肚餓，想食茶點..

ANITA：咪咁心急啦，影完相先啦..

一哥：嘩！幾十歲咯，仲係咁心急嘅，「錫」啖佢先啦..

扭文：喂，喂，喂，你哋小心D啲，我可以用道德重整會會長身份拉你哋非禮嘅..

大劑：咁就大劑啦！

(眾人大笑，準備影相，阿盧作影相狀..)

奏樂：「朋友」

劇終

Men are, that they might have joy.

The heart of every wise parent,
centers on a child's happiness -
the joy of doing well.

The happiness of every wise parent,
centers in the goodly heart of a child.

And though sometimes the child may weep bitter tears
at his chastisements,

And though sometimes the child may find little joy
in his schooling,

And though man,
as God's sometimes wise and often willful child,
may sometimes think this life
to be unhappy and mean and joyless,

we come to learn
that children's tears can be loved away;

and we come to learn
that we, ourselves, are loved
beyond all comprehension.

If there is a single reason under the broad heavens,
that the earth exists,
that the mighty stars rolled into being,
that precious life sprang forth under the sun,
that we are what we are,

it is that intelligence,
whatever it is,
hungers after this joy,

which joy can be found,
not in strange places,
but in the simple love of a family,
men and Gods together,
progressing upwardly toward eternity. . .

. . .and the unimaginable.

***For this is My work and My glory,
to bring to pass the immortality
and the eternal life of man.***

自英國戴太訪華一跌之後，香港回歸中國已成事實，港人嘍嘩鬼叫，話被英國鐵婆娘賣了豬仔，鐵婆娘睇你都傻，說香港只不過是英國的養子，而今長大成人，理應回歸給生母云云。養子也好，親子也好，一律當野仔看待，英政府更立即宣佈更改國籍法，除阿又外所有香港人不准領取英國本土護照，八四年後出世之港人不算是英籍。港府順應民情，辦設了一個自由港自由講之節目，於是共有你講，但有佢講，講就日日任又你講，中國就一定要收回香港。正當港人立立亂亂之際，上海一黨元老話：「有人叫你班契細佬住留嚟香港，俾弗哥滿意，可以隨便跑哥開」。於是港人急急有如喪家之犬，紛紛向外移民，尋求紅鬚綠線之庇護。更有甚者，連做南美鬼都制。一時之間，大英殖民地變成國際人民集中營，除美，加，澳，紐等地外計有巴拉圭，烏拉圭，多明尼加，智利，西班牙，葡萄牙，星加坡。多謝老有，阿肥自跟蛇王學地理到今從見到不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叫做東加王國呢國家，藉此移民潮學識了不少國家名，蛇王如在，相信都唔使阿肥補考嘞！有一友人花了一萬美元買住個東加王國護照，申請到海外旅遊時幾乎要搽黑塊面，蓋各國領事話東加王國的人一個個都係炭咁嘍色，點解近來王國人民嘍膚色淡咁多？阿又話審，中間實係多咗有詐講。

以前如在街上相遇，除了第一句問佢今晝堂好嗎之外跟着就實係問幾時打番四圍呀？於今卻改為：「攞Q話移民未」？一日，在街上遇到社友 CAMEL，劈頭第一句就問：「幾時走X」？阿肥首先回敬一句擔挑之下半，跟着答曰：「細佬望祖國收回香港已經望到頸長，點會走咁老親」。何解？尤記十幾廿年前香港未有廉記之時，辦任何事情都方便快捷，有牌撞車呀？得，個袋袋住隻牛仔（最好係穿特麗鋼恤衫，一眼就見到隻牛嘍）。在街上橫街直撞，視交通燈如無物，遇有查牌，半隻牛攞掂，講價有減。學神去考車牌時，任你技術超過超人，泊位一定差幾呎，好易啫！補幾呎水又合格。老肥本業建築，入圍則等工務局批准，最多三四日就發開工紙，驗樓就更輕鬆，每單位一千元。有一次趕住交樓，由天台至地下之兩水渠仍未裝妥，苦思無策。驗渠之日，人急智生，蓋驗渠乃要從天台水渠之入口燭煙，待地之出口有煙噴出即屬妥善。斯時也，一夥計在天台燭煙，聞訊趕往現場，守路口之花腰不准入內，心頭火起，自一輩肥人大戰實彩堂，去到綠衣館，一條紅衫鬼有事，事後計數，一舉約值十元，至於問候今晝堂，阿爺等精彩名句及交叉，Y, Z等响音字，送呢，不另收費，你話係唔係低到爛。

各位同志，香港之所以有今日之繁榮昌盛，全靠港人辦事快捷，凡事識做，慳回不少時間。好景不常，自從設立了廉政公署之後，大眾市民，稍有不平，動輒往投訴，攞到整個社會風聲鶴唳，樣樣執正嘍做，費時失事，阻住地球轉，冇啖好食。但九七回歸祖國後，由大不列（癩）所遺留之乜嘢物事，祖國一律不予認同，按本地球事，有水過水之風比之昔日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以那班高幹子弟，後起之秀，青出於藍，開放政策行了數年，個個腦滿腸肥，這班國家未來主人翁，對國家之經濟繁榮起了一定之作用。更有甚者，坐名車坐到主飯，竟然連香港政務司的座駕都剽理，在廣州行來去，仍然高掛“C S”車牌，威風十足。港府無奈之何？想想幾年後，阿肥可以在港隨手一指，呢一架嘍！咁就手到拿來。平，靚，正，車牌獨有一個“FEI”字，避竊未？為此，阿肥對九七之後之香港心存羨麗憧憬，搵興手脚，等待美好時光來臨，重溫舊夢。那時呼風喚雨，如果馬仔生性的話，整番個“九龍麻長”過過官癡，光宗耀祖，做視同儕，避到好話。不出一年便可本利全收。美女就共產，阿婆就下放去新疆種哈密瓜，予取予攜。（一上任就立即取消酒駕驅航空之陸權，理由見拙作老肥遊記）。前景一片明明，又有愛國之名，試問點捨得走人呢？

早年認識了馬來西亞駐北京之大使，酒逢知己千杯少，相談之下，發覺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提議阿肥應該多回祖國攞攞關係，探聽一下如何運“水”之道，利之所在，乃赴北京一行。航機途停天津半小時，機場有暗探招待，再登機後，發覺少了一位乘客，空姐循例問問有沒有人見過那君，跟着就叫機長開機，心中暗讚：「中國果然進步，片刻光陰也不肯浪費」，那位仁兄的行行李仍在機上，可憐機場走失客，從此天津夢裡人。抵達北京時，馬拉大使已在下機處等候，遞過了一張使館人員通行證，解放軍同志向阿肥望望，便直通無阻。登車後重慶，馬拉旗一扯，威過紅藍色旗，守軍一見，吹響口哨，行人爭相迎迓，觀此情景，更雄心萬丈。原來與滿清國號不同，媚洋之風則無異，他日只要請一洋鬼子任職公司，與祖國通商便無往不利焉！

既然九七後港中是一黨。想像中一定與花旗一樣，可以駕車穿州過省，為方便起見，乃與回國考取駕駛執照之念。友人告以考牌最好是在中山，於是擇定良辰吉日，大清早乘船前往。一踏上中山碼頭便見有一大橫額，斗大的字寫着：「代港同胞辦理考車牌一切手續」。入內查閱究竟，嘩！收費明碼價實，各類駕駛執照分門別類標明價目，私家車六百，貨車千二……，另要加過關一條，無須猜駕駛技術，只要開車前切記鳴號三聲表示即將開動車輛便包合格，筆試有答案照抄，唔識字者有人代勞，費用十皮，總而言之，只要遇水就一切整頓手續變成簡單快捷。由學車至考牌需時約兩句鐘全部妥當，慳時，慳力，見微知著，由此可見祖國辦事效能極高，無其他國家可以媲美。雖然大陸交通失事無日無之，但以人口比例來計，正如廿三那卷六四後所說，死好少人啫！

講到醫學，祖國於短短數年間便已超越英美，移植器官之技術驚世駭俗，所有要換心換腎之病人，有錢者一律不用輪候，原因是中國人個個義氣深重，尤其那些單獨往內地旅行者，往往將心，肝，脾，肺，腎一齊捐出（是否自願就不得而知），現劃現裝，新鮮熱辣。新聞常有報道謂有外地單獨旅行國內者遇害，屍首不全，缺血缺腎，相信是中國受保護之老虎，豺狼眾多，為禍人間而已。更有全球獨有之氣功治病，隔牆運功放氣，連愛滋病都話醫得好，連癌症等亦癩之疾。老肥甚多老友有難言之疾，全無人坐樂，忘記那些氣功大師之流能否隔地發功，化腐朽為神奇，起死回生，毋須學影子督督「南叔」整日呻吟謂：「終日尋春不見春」矣！

現今世界上所謂民主國家，為了人權耗費大量金錢，每一犯法者未被定罪之前都假設其無罪，婦人之仁，又要配給辯護律師等等，諸多動作，審案曠日持久，尤其香港，學效英國，死刑名存實亡，浪費公款去養一班死囚。祖國就先進得多，採取三快，即快捕，快審，快決。快決一詞可圓可點，可以解成快速決定，亦可以解成快速槍決，隨當政者的意見去演譯，可殺可不殺，殺！全國劃一標準，法官不用翻查案例，犯事者一律判以死刑，省時，省錢之餘亦證明照人民意願辦事。六四後因罪犯眾多，為加快速審案步伐，凡為民運份子辯護之律師，若於庭上說當事人無罪者於事後立遭出獄及除牌處分，理由是維護反革命份子。從此之後，律師變成樣板戲主角，出庭時必先指一指當事人：「像你此等罪人，辜負了國家栽培，忘記了黨的恩情，死有餘辜，本不應為你辯護，但國家指派下，不得不勉為其難……」到了結案陳詞時又指一指犯人：「當事人罪有應得，任從法官同志發落」。情況有如香港地下鐵路廣告：方便，快捷，好野。

香港經濟特色乃是凡物皆炒，地皮，樓宇，黃金，股票之外，外幣可以炒，出口配額可以炒，原料可以炒，總之就係無炒不歡。中國深圳當局為求九七後兩地融和，特設一個股票市場，對外開放，歡迎港人投資，上市股票共五十隻，只有三隻有成交。中國元老“GENERAL TANG, 鄧普通”（此名起得甚佳，國民黨有 GENERAL CHIANG, 共產黨有 GENERAL TANG, 好，好，非常好！）謂深圳之股票太冷清清了，應該把它攪活攪活。此語一出，愛國之士紛紛爭先恐後入貨，數天之內，股價連升數百個價位，由一元升至八十餘元。形勢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夢未完，不知是否太子雲入貨不及，鄧普通忽然又話：「深圳股票起得太不像話了，應整頓整頓」！嘿！嘿！股價如缺江河，一萬千里，向下調整至兩，三毫。愛國之士變成烈士。一老友來哭訴謂中國簡直離晒大譜，普通人一句話便可令人傾家蕩產，如有一天，鄧老過老子之時，槽閉閉，話唔定講句：「香港人他媽的太高了」。那時就大逼大笨象，港人全部要改換幾寸，改頭沒了吃飯傢伙，改腳又唔跳得舞，都唔知如何收科。慰之曰：「民主之風，祖國實冠於全球，普通人一些意見，當政者立即加以重視。有賭未為輸，以後如見普通人游泳於北戴河上，則證明他老人家心情大好，立即入貨，實有新獲」。友人聞之，吹鬚破眼，口唸四字真言而去。

中國的好處，罄竹難書，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香港一片繁華，大好河山，尤其九七後，實行一國兩制，你唔制祖國制，你制祖國唔制，到其時唔啱問阿貴，一定亂過亂世，十分過制，無人閉翳，國家養過世，移民乃蠢仔。

好夢由來最易醒，蘇聯之「我怕着褲」與「熱喇仲」將共產黨數日之間攪到散過散起，使到香港的幻想民主一族以為有機可乘，華，柱二叔大放厥詞，又話民主拒共，又話特區首長要由港人自選，正一痴人說夢，尤其華叔，每有大節日，例必披麻帶孝，站於新華社門前，痛哭流涕，如妻考妣，左手標語，右手哭喪棒，如加方天畫戟，則成個番生薛仁貴咁欺矣。雖然，燈臂擋車，智者不為。然華叔派門人自以為是香港之救世主，譁眾取寵，志在揚名，藉民主之名而達私己之目的。英國外交素來以陰險毒辣著名，看準形勢，便利用這班人來大打政治牌，先攪個離市區遠遠遠之機場，再攪個議員直選，意猶未足，老八話儲備金最少要留下二百億咩，得，一於高地價政策，樓價三個月之間漲了幾倍，整到港紙變成中國以前的關金，大洋一樣，朝早十元一碗又燒飯，晚上已經要一千元，到了九七之時，二百億可能只夠買一層巨屋咁大的樓，嘍咁！今年九月香港選舉立法局議員，民主會，支聯會大勝。花旗有個癩馬田嘗把口搵食，香港亦有個噴口水的御用馬田，呢個友仔獲選為議員之後，興高彩烈，意氣風發，居然整份名單給督督話督督簽欽定議員時最好照單執藥，以免立法局中有反對派云云，兄弟，咁直情係迫宮，攪民主專政，公開反革命，反人民政府，人嘅野好難講，曾有報道謂香港十個人中就有一個黏黏地，話唔定有朝神起上來夾埋華叔，勳叔等反動派又攪罷工，罷市，罷課等事就大劑。影響市況事小，引起祖國誤會事大，一聲令下，六四事件重演，兵臨香江，中環大擺坦克陣，到那時才走人可能要舉機翼先至有位。愈想愈心寒，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己舟，一於學單老單個句，你唔走我走，實行移民花旗。正是：鄧，楊，江，李，只配學騰欽花形，內外望龍城，數多餘人物，盡在今朝，請佢地吃蕉，半截擔挑，任你江山如何多嬌，阿肥與義弟日日去釣。

(轉載自一九六四年二月出版善社社刊第三期)

偶感 超

眼前一疊厚厚的稿件，使我感到驕傲，自豪。我想：善社「得救」了！這份充充滿滿的社稿，反映着善社的前途光明燦爛，正如德成兄來信中的感覺一樣：這就是我們善社大團結的先聲！

「先聲」後面包含的暗義，是「先聲」過後，有所繼續的，想我們不會讓此「先聲」變成「只有此一聲」就算了吧！

從多位同學來信的激憤，可知道同學們在覺悟了，而且在深深地覺悟了，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我曾代表善社參加過兩個級社的盛大慶祝會：一個是善群社離校卅周年紀念，另一個是鋒社離校二十周年紀念，前者假母校宗教館及禮堂舉行，後者假美麗華酒店舉行。善群社給我的感覺是強烈的，他們只有十七位留港同學，但他們的慶祝會辦得隆重異常，他們動員全家大小參加，遍邀母校老師，各級社代表觀禮，耗費數千元，年老的他們為此會還在百忙中抽暇練熟一隻社歌，他們下一代又在當天宣報成立「善群團」，以繼其志。他們十七個家庭簡直像一大家庭一樣，親切，友愛，此種情境，不覺令我幻想我善社的未來，但願三十年後的我們也能如此這般，甚至還要更好。

幻境難忘，最近參加鋒社二十周年紀念，使我又一次有所感觸，不過這次的感觸又有點不同了。鋒社能在二十年後如此隆重慶祝，豈不是比三十周年提早了嗎？從此，我幻想着一個新的境界——如果我們真的能拿出我們的力量，我們還可提前十年呢！希望大家能保持不懈這種自覺自悟的現象，珍之重之吧！

(威記按：善社沒有追隨超哥的理想去開十周年紀念慶祝，而通訊亦中斷，但十周年後善社友誼在美西中興，而辦了二十周年的重聚，超哥(希望沒有猜錯)也有參加，可惜超哥忘了那時強烈的友誼感，沒有去紐約參加卅年的重聚，願望超哥重溫這感想而出來辦一如善群社那麼隆重的卅五年或四十周年慶祝吧！)

N Y 10 YEAR
PHOTO (2)



-44-



後園的桃花又開了，春天的暖風，溫和的微雨一下子又在這地出現了。記得上次提起筆時，是為廿五年重聚錄作補白。想不到今次再執筆，又是為善社的重聚錄作補白。善社，培正善社，一下子就離校三十年了。

在為善社的重聚作準備工作時，慶祥就不時提到卅年重聚應有一錄影記錄，以便日後能有回憶的憑藉。小弟就不自量一口答應下來。

當然萬事起頭難。初時只計劃把這次重聚作一記錄，回家後作一簡單的剪接，再配上音樂。便可交卷。慶祥再三叮囑錄影不要超過四十分鐘，不然必有人睇。那知從紐約回來後，把全部的內容，音樂，作法與工具作一分析，並與有拍攝經驗的舍妹一談，發覺若只記錄在紐約的重聚，而不把善社三次重聚溶於一記錄中的話，就不能把善社重聚的「味道」作一交代。所用的心血也無大意義。十月中開始，弟就立意要作一大膽的嘗試，把善社三次重聚溶於一爐：定名「重聚錄」。因為這越界的嘗試是弟從未試過的創舉。又不知結果會如何，只好自己「預大鑊」，自任編導。忙碌不知時日過，一下就搞了六個月才有卷交。

以錄影來為善社作重聚的記錄始於余光源，他為了回港加冕買了一部新錄影機。把我們加冕的高潮作了一滿有意義的記錄。這次弟在開工時就立即找余光源在相議，得他借出音嚮工具，並用多晚時間把培正的歌曲自彈自配並自錄來供「重聚錄」配音之用。另外光源更把廿五年重聚的記錄片原版借出來作轉錄之用。

除了余光源之外，因弟想盡可能把每一位在歷次參加重聚的老師，同學與家人都包括在這記錄中，更把我們熟識的培正歌曲加於其中。這大集會實是不容易，場面越大，人物越多，要講的故事就更難有味道。幸而：如廿五年「重聚曲」裡說：你為善社，善社為你。弟一升煙於烽火台，救兵便湧來。潘靜觀幫我找小學及初中畢業照片；李威漢打中文字幕，李樂基姑爺，單寶珠加盟作剪接與旁述；胡劍豪，李威漢用數晚時間作旁述；而最後得袁慶祥作收科贈言，所以加上各位同學作主角，「重聚錄」總告暫時收鏡，下回再續。

為了不令各同學「閤眼瞓」，若同學精神不夠，請分段來看這長片。看後若不如理想，請多原諒。但不退票，先此聲明。

三次重聚的特色：

- (一) 善社同學友情與日俱長。
- (二) 善社的下一代參加重聚的人數十分多，興志也十分濃厚。助興的節目也準備得十分好。謝謝。
- (三) 尚未結婚同學越少。
- (四) 下一代入大學，入研究院，入醫學院，拿獎學金，入社會大學的越來越多。同學中作 GRAND PA & GRAND MA 的也日漸加增。
- (五) 同學的記憶力，眼力，體力好似沒有進步，有些可能退步了。
- (六) 打球的健將越來越少，打麻雀，遊乾水的人越來越多。跳舞的人仍並不多。我們可能會成老古董吧。唱歌的人多而知音的卻不多。
- (七) 多年不見的同學們有些在卅年時出現。盼望下次能見多一些未能重聚的同學吧。

(轉載自一九六二年三月出版善社社刊第一期)

善社同學離校後的第一次重聚會 胡劍豪

一年復始，萬象維新，時逢佳節，不思親亦思良友。況這是本社自畢業後所過的第一個農曆新年，各人或許會想起在校中的愉快生活，以往覺得多餘的，現在可能變成美麗的回憶，而事實上，離校的同學，聚首的機會無多，為免彼此隔膜，本社於農曆初四(二月八日)假窩打老道大專公社禮堂舉行善社新春聯誼會。

經過大半年分別的同學，表面上仍沒有大多的改變，高的仍高，肥的仍肥，醜的仍醜，態的仍態，所不同者，各人在年齡上，似乎「突飛猛進」，因此全副武裝的「尖頭鰻」比比皆是，連平素最不修飾的，亦領帶一條，更有攜眷入座者，於此可證明光陰似箭，一年容易又春天。

晚會原定七時半開始，在八時許，到會人數約五十餘名，超過留港同學之半。於是晚會正式開始，首先全體肅立，唱校歌，培正的聲威，瀟灑大專公社，接着是遊藝節目。第一是「喜相逢」，分四組比賽，女士們一組，男子三組，第一組同學實行分工合作，大家眉目傳「情」，情者，精神之糧食，於是乎戰意旺盛，連下數城，以絕對優勢獲最高分數，怎料公證，不知是有心偏袒，還是故意為難，竟要與女士們作最後決賽，同時轉移陣地，第一組同學，變成無「情」，遂士無門志，敗者必然。「喜相逢」最後結果，全體男士，拜倒石榴裙下。接着是「盲公接力」，但是四四一十六位「盲公」，東穿西插，橫衝直撞，緊張而又滑稽。最後自然是「能視的盲公」得勝。

吹氣球比賽，亦分組舉行，女子組迫於起用「朱仔」為全權代表。「朱仔」果然家學淵深，用「金剛指法」，連連報捷，後為禁止「獨裁主義」，實行每組派代表四人，接力吹破汽球。於是乎貓兒老鼠全部出矣，女子組則利用指甲鉗，男士則全體行動，氣球連珠爆發，砰砰之聲，有勝新年爆竹，雖然結果一塌糊塗，但娛樂成份甚豐。

集體跳MARCH，由「朱炳」會長作「頭」，一二三四，大家翻翩起舞，其實各人似懂非懂，舞起上來，不依節拍，雜亂無章。結果嘻嘻，一齊行路。朱達三老師於是介紹一個較簡單的步法，全體起立再操，效果甚佳。

接着是一個別開生面，專為「尖頭鰻」而設的比賽。因為男士們在課室中，剝人太多，如今特別要表演自剝的技術。為避免難為情，首先蒙上眼睛，一聲令下，先除外套，再脫領帶，然後自己找回外套領帶穿上，最迅速者得勝。結果光班「麥屎」，用「懶佬太」偷雞成功。可嘆剝風最盛的愛班，竟然一敗塗地，可見「工多手熟」之說，實自欺欺人者。而此節目迨穿衣舞與脫衣舞於一爐，誠不可多得之作傑。

最後是模仿表演，可惜本社之馬騮不在，否則定唯妙唯肖。而表演者立心「打斧頭」，到後來簡直不知所謂，遂由創始人再作示範表演，各人始恍然，大呼「餓」，「餓」，「餓」。詢眾要求，遂牙齒運動開始。在此時間，各人都乘機一聚舊情，室中揚溢於愉快的氣氛中。

壓軸遊戲是「泵波拿」。首先每人派有白格一張，邀請別班同學簽名至滿。初時各人不知就裡，以為快者有獎，遂「禽禽青，慌失失，倒瀉糶蟹」。迨至各人簽名完畢，主持人才宣報叫大家靜坐下來。泵波拿開始。初時得獎無，及黃今是一出，中獎者不乏人。到此遊戲結速，而尚有人大叫DIANA(鄧股能)我要你。

時屆子夜，全部遊戲已經完畢，而晚會遂於友誼萬歲歌聲中閉幕。

(大割按：善社諸君之純情可見一斑矣。雖說是卅年前了，但在如此年華，六十年代，開PARTY，仍然拍手仔，食餅仔者，相信世上絕無僅有之矣。)

在原刊，48頁，轉載在1962年，本社出版第二期社刊上一文：善社排球隊威水史。

不再在此登出。請看第亞期。



一九五零年時的朱達三和梅修偉老師(攝於香港)

三十年是很長的時間，平均上，大約是人生整個旅程十分之四。而過去的卅年亦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因為學業、事業、家庭，多在這一時間內建立及鞏固，在這個年頭談到回想及展望，自然必感慨萬千。

個人記憶中，在培正三年，一切都記得十分清楚，大事小節，歷歷如在目，離校後，雖有永久社及年會，自己甚至為聚會寫報導，但印象反十分模糊。可能是，自離母校，生活改變太大，投身入社會，為生存而奮鬥，學校的重要性大減。所以在回憶過程中，這一段時期，大學及做事經驗，代替了母校的存在。及至一切安定下來，舊日美夢，又再抬頭。

廿五年加冕，在時間上，是十分適中，大部份同學，經過廿多年奮鬥，一切應當有了基礎，可以有時間心情，來安排各項事宜，加冕可說是慶祝各人在社會上成功。另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聯絡同學。畢業後，各人天南地北，分散多年，藉加冕來重聚，重建友誼，重溫舊夢。

我來到灣區後，最初幾年，只與局部同學接觸。自加冕後，世界似乎縮小了。與香港、羅省、美東的距離，拉近了很多。又藉加冕餘慶，做了一本善社通訊。因此同學關係，更形密切。保持聯絡交通，導至這次卅年重聚的成功。

重聚會分在東南西北，幾處舉行。各地都有獨立的報導。各人可在文章及照片上分享當時的歡樂。亦可看到，各同學東成西就，都是社會成員。一篇簡單的統計，本社過半數都經大學深造，可見培正教育成功，亦是本社足以自豪。

炒冷飯，重登卅年前的文章，有心情者可回味以前經歷。昔日童心未退。今日把酒論英雄。昔日球場上威風八面，今日桌上大戰四方城。卅年前尚玩集體遊戲，可見時間對人生的影響。十多年後，如回顧今日，不知又是何種心情。

重聚會已成過去，除回憶外，所留下者，就是這本特刊。特刊沒有文豪巨著，重聚會亦無特殊節目，所吸引者，紅藍精神而矣。而各同學，為重聚而工作，亦是友情作為原動力，多賴各人通力合作，各事得以順利進行。蛇無頭而不行，無兵司令亦難作戰。要有人登高疾呼，亦雖有人唱和，二者一樣重要。缺一不能成事。希望各人保持合作精神，繼續聯絡，支持通訊，使之成為一火種。每五或十年，再大放光明。